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普通高等学校中文学科通用教材

中国 现代文学 读本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Du Ben

主编
总主

傅书华
白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普通高等学校中文学科通用教材

中国 现代文学 读本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Du Ben

总 主 编 傅书华

主 编 白 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读本/白杰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普通高等学校中文学科通用教材)

ISBN 978-7-303-18262-6

I. ①中… II. ①白…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13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2123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教材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52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策划编辑: 马佩林 责任编辑: 王 宁
美术编辑: 焦 丽 装帧设计: 焦 丽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8284

编写说明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读本》是配合由傅书华主编、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教学之用的，也可作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读物。其编写原则、教学理念与《综合教程》相同，即典型现象的方法，细读的方法，知识性、文献性、学术性、在场性、实践性、可操作性相结合，并通过文本还原让学生、读者回到“现场”，进行“原点”阅读，从而与“被阅读者”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完成自身能力的提升。

《读本》以时间为序，十年为一编，共三编。每编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原本文本，以文学作品为主，兼及重要的理论文献。“原点”在此强调的，是文本之于文学思潮、流派、观念的原发性意义，而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经由特定思想观念过滤生成的“经典”。所选文本，不一定是名家大作，但要尽可能体现当时某种重要的文学倾向和艺术可能。“原点”选择之目的，或言努力趋向，一是借文本遴选打破传统文学史确立的森严秩序，迫近于多元共生的现代文学生态；二是将文本阅读恢复为文学学习的起点，将文学感受确立为文学史写作、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石，摆脱惯常文学教育中观念至上、理论先行的怪圈。

第二部分为拓展阅读，主要选取了关乎原点文本的文学评论和作家论述。选文或偏于艺术鉴赏，或重在学理辨析、或志在人事评论；但有一共同特点，就是超越主流共识而拥有独到见解。即或部分言说存有争议，也力求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向度。总而言之，就是要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视域中，给予文本多维审视，烛照更多被忽略了的文学侧面。

因读本容量有限，第一、第二部分的一些选文为节选。希望无碍于学生、读者依据兴趣去寻找原作阅读。

第三部分为配图，即为前两部分的文字内容插配相应的历史资料，包括照片、手稿、书影、海报等。这种编排方式，一方面顺应读图时代，以图说文、以图映文的要求，让文学更加立体直观，使阅读更增新鲜与实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是返归历史现场。凭借这些图片，来打破文学固守的文字真空，将文本所包孕的个体生命推至特定历史时空，参证文学生态与外在社会历史的繁复关联，凸显非文学因素对文学内部结构的规约和影响。

三部分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努力营构一个向生命开放、与历史对话的阅读场域。

本书的思路、框架由傅书华提出，文本和配图由白杰完成。

将此《读本》作为文学史教学中的辅助读物，还仅仅是一个尝试，期待着专家、老师、学生、读者的批评指教。

傅书华

2015年9月

目 录

第一编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3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10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13
【拓展阅读】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胡 适 蒋梦麟/15
《呐喊》自序	鲁 迅/20
狂人日记	鲁 迅/23
【拓展阅读】铁屋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节选）	李欧梵/30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34
【拓展阅读】郁达夫论	苏雪林/43
缀网劳蛛	许地山/50
【拓展阅读】论落华生	沈从文/62
竹林的故事	废 名/64
【拓展阅读】怀废名	周作人/68
【拓展阅读】并非丑化：废名的“真实”一面	眉 睫/71
蝴蝶	胡 适/77
新婚杂诗之四	胡 适/78
【拓展阅读】“我的朋友”的朋友（节选）	唐德刚/79
匪徒颂	郭沫若/83
【拓展阅读】《女神》的出版与修订	刘福春/86
死 水	闻一多/89
【拓展阅读】诗的格律	闻一多/91
沙扬娜拉	徐志摩/97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98
【拓展阅读】追悼志摩	胡 适/100
弃 妇	李金发/107
【拓展阅读】艺术之本与其命运	李金发/109

初 恋	周作人/110
喝 茶	周作人/111
【拓展阅读】《雨天的书》序	周作人/113
《野草》题辞	鲁 迅/115
影的告别	鲁 迅/116
【拓展阅读】两地书·四	鲁 迅/117
压迫（话剧）	丁西林/119
《压迫》序	丁西林/129

第二编

论“海派”	沈从文/133
“京派”与“海派”	鲁 迅/136
【拓展阅读】文学的上海——一九三一	王德威/138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 迅/144
子夜（节选）	茅 盾/148
【拓展阅读】《子夜》版本谈	孔海珠/156
家（节选）	巴 金/160
【拓展阅读】做大哥的人	巴 金/166
骆驼祥子（节选）	老 舍/171
【拓展阅读】老舍之死（节选）	陈思和/176
手	萧 红/178
春 阳	施蛰存/189
【拓展阅读】《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节选）	严家炎/195
萧 萧	沈从文/199
【拓展阅读】三姐夫沈二哥	张充和/208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212
【拓展阅读】《人间世》发刊词	林语堂/214
小品文的危机	鲁 迅/215
独 语	何其芳/217
【拓展阅读】梦中的国土——析《画梦录》（节选）	吴晓东/219
中年人的寂寞	夏丏尊/224
寻梦者	戴望舒/226
【拓展阅读】望舒诗论	戴望舒/228
【拓展阅读】又关于本刊中的诗	施蛰存/229

对 照	卞之琳/230
日出（第二幕节选）	曹 禺/231
《日出》的演出	欧阳予倩/239

第三编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	24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毛泽东/246
【拓展阅读】《讲话》细读（节选）	杨 劼/253
寒夜（节选）	巴 金/256
封 锁	张爱玲/264
【拓展阅读】遥寄张爱玲	柯 灵/271
黄昏之献	梅 娘/277
【拓展阅读】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梅 娘/285
上帝的梦	钱锺书/287
【拓展阅读】钱锺书能够与鲁迅比肩？	孙 珺/295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298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 玲/308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 青/317
诗八首	穆 旦/320
【拓展阅读】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324
雅 舍	梁实秋/327
三八节有感	丁 玲/329
野百合花	王实味/332
【拓展阅读】关于王实味的随想	黄昌勇/337
屈原（节选）	郭沫若/340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

第一编

DIYIBIAN

一曰须言之有物

“何者？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余人徒号‘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道’也。‘道’之为名，有二事：

一曰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既发，文乎而不文，如人之无魂，亦犹而已。行尸走肉而已。文学之有情感，亦情感之一也。文学之有情感，亦情感之一也。

二曰思想。吾所谓‘思想’，非狭义思想，似有‘观念’者而善之。思想之在文学，亦犹情感之在文学。思想之在文学，亦犹情感之在文学。

文学之有思想，亦犹情感之在文学。思想之在文学，亦犹情感之在文学。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图 1-1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建在北大红楼旧址上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复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

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贗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

(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

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短钉獯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挾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姒”，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很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

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 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 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 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 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麃，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 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 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 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 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 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 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

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凡此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传》、《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o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

《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 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独秀识）

（原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